

新传说

精彩故事汇

刘浪著

兄弟是手足

城市的诱惑
钓牛

爱情墙脚挖不得
难兄难弟

神秘的礼物

泣血的活期存折

半个世纪的承诺

遭遇微型房地产

麻神的归宿

天意难逃

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

兄弟是手足

刘浪著

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兄弟是手足 / 刘浪著. — 北京: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,
2014.1

(中国新传说)

ISBN 978-7-5078-3659-2

I. ①兄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
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3) 第241040号

兄弟是手足

著 者	刘浪
责任编辑	张娟平 何宗思
版式设计	国广设计室
责任校对	徐秀英
出版发行社	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(83139469 83139489[传真])
社址	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(国家广电总局内)
邮编:	100866
网 址	www.chirp.com.cn
经 销	新华书店
印 刷	北京广内印刷厂
开 本	640×940 1/16
字 数	150千字
印 张	11
版 次	2014年1月 北京第一版
印 次	2014年1月 第一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078-3659-2/I · 447
定 价	18.00元

CRI

欢迎关注本社新浪微博

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

官方网站 www.chirp.cn

版权所有

盗版必究

“新传说”故事丛书出版说明

故事是什么？它是一种文学载体。它来自民间，是最“下里巴人”的艺术。正因为如此，它就具有天生的泥土芳菲，深受百姓喜爱。

故事产生于远古时代，它伴随着人类语言的诞生而诞生，记载了人们生活中的柴米油盐、酸甜苦辣，见证了人类的漫漫历史长河。中国如此，世界各地也如此。一部《天方夜谭》吹开了多少人心头的情结。故事就像音乐，不受地域风俗的限制，它可以跨越国界，迅速沟通人们的心灵。故事是历史的“活化石”，它就像是银杏，虽经历千秋万代的风风雨雨而愈发繁荣。

著名的“鬼才”戏剧家魏明伦说：“故事是戏剧之本。”一点不错。但凡文学艺术，离开了故事性，就十分乏味。现在许多国内的电影电视，虽然轰轰烈烈，画面优美，可是往往因为没有故事，让观众看后大呼上当。而好莱坞之所以生命之树常青，就是因为他们深知故事是戏剧之本的真谛。

故事基本上是“口头文学”。一篇故事诞生后，就迅速在人群中传诵，并经过人们的加工、增删、提高再传诵。故事给人们艺术的享受，教人们如何欣赏真、善、美，如何辨别假、恶、丑。

进入信息时代后，故事不仅没有萎缩，反而更加显示出勃勃生机。现在，几乎各省的电视台都开辟了讲故事的专栏。就连比较枯燥的法制类新闻，也采取了讲故事的形式。

我们听故事、看故事，不仅放松了身心，获得了精神享受，提高了写作水平，学到了知识常识，而且可以从中获益匪浅。几年前，一个西安的高考学生，因为课外经常看故事，牢牢记住了《故事会》杂志发表的一篇“弯弯的月亮”，而高考的作文题目与这个故事内容相似，于是乎，他一挥而就，写出了“豆角月亮”，并获得了作文满分。

“新传说”故事丛书，就是从全国的精品故事中筛选出来的，可以说是篇篇珠玉，风采各异，美不胜收。我可以说：只要你看一看，读一读，就一定开卷有益。

故事让我们受益，这不是空话，也不是口号，是实践的感知。愿我们的读者都能从中受益，这也是我们编此丛书的初衷。



目 录

- 兄弟是手足 /001
爱情墙脚挖不得 /006
钓 牛 /011
谁玩过谁 /015
遭遇微型房地产 /019
太太基金 /024
桃花运 /029
城市的诱惑 /034
捉 奸 /039
平安报 /044
为了孩子不离婚 /047
神秘的礼物 /053
麻神的归宿 /057
找黄牛党报仇 /063
从兽医到名医 /068
谁有面子 /074
难兄难弟 /077



大款回乡 /081

泥鳅王 /084

绝 招 /089

慎 刑 /095

梅州奇案 /100

半个世纪的承诺 /106

泣血的活期存折 /111

劫中劫 /116

乞丐的盛宴 /120

天意难逃 /126

人性的证明 /142

核心机密 /159

兄弟是手足

读高三的时候，我有两个非常好的朋友关义和章军。我们仨同一个村，又一起从初中升到高中，在学校里，我们形影不离，处得像亲兄弟一样。大家都戏称我们为现代版的“刘、关、章”。

我和关义家境都不好。章军家里日子虽然好过点，但不幸的是他摊上了个非常苛刻的继母，所以他也好不到哪里去。我们在一起的时候，常想的是如何自己去赚点钱。

那年冬天，家乡的龙湖被人开发了养螃蟹。有的人在湖坝边张网，偶尔也能捕到从围栏里爬出的螃蟹。当时，这种淡水养殖的螃蟹能卖很好的价钱，个头在三两以上的能卖到一百八十元左右一斤，这对我们无疑是个很大的诱惑。

寒假的一天，我约了关义和章军，做了条地笼（一种捕蟹的专用工具）偷偷放进了湖里。天气预报说，今晚有台风，一起风，水温变化，螃蟹就会逆流而上，四处活动，围网根本挡不住。我们也知道，起风时，水涨得厉害，也是下湖的人最危险的时候，但为了赚点钱，我们决定铤而走险。

夜里十二点多，终于起风了。我们避开坝上的治安队，悄悄下了湖。当我们摸到地笼的时候，都兴奋得差点跳起来。天啊，太幸运了，地笼里全是张牙舞爪的螃蟹。我们将地笼的头拎起来，

将尾部的结松开，将螃蟹全部倒进早已备好的网兜里。在水里还觉察不出，但上了岸，我们知道这回发财了，用手一掂，足有三十多斤。

当我们扛着皮裤，一身是水，拎着袋子摸回村里时，被人撞见了。为了安全起见，我们决定，将螃蟹放进章军单独居住的小屋。回到家里，我刚睡下，家里的大黄叫了，门前也想起了剧烈的敲门声。父亲打开门，果然不出我所料，治安队的胡老四带着几个人找上了门。胡老四说，听人举报，我下湖偷了螃蟹。我当然不承认，但胡老四不依不饶，很快又有人将关义带了过来。关义进门就说，我们是下了湖，可我们是在围栏外捕的螃蟹，那是公湖，又不犯法。胡老四说，如果你捕的是鱼，我们不管；但只要是螃蟹，不管是围栏内外，那都是开发公司的。我知道，胡老四这帮混混将螃蟹拿去也绝不会上交，分明就是在敲诈我们。可父亲胆小怕事，又想到我不顾死活深夜下湖，气得揪着我的耳朵让我将螃蟹交出去。胡老四承诺，只要我们交出螃蟹，他们不报告学校，也不将我们移交派出所。在双重压力下，我和关义对视了一眼，决定将螃蟹交出去，纵然我们是那样的舍不得。

来到章军的小屋前，远远望去，屋里的灯还亮着，听到狗叫声，章军的灯突然拉灭。

一到门口，治安队的人便粗暴地敲起门来，可里面没有人应声。胡老四示意我上前喊门，我敲门说，章军，是我，开门！章军将门开了条缝，我挤了进去，用背挡着随后而入的人，以最快的速度将他手里的一把刀夺下，藏进了被子里。

见章军不肯交出螃蟹，胡老四威胁要将此事告诉章军的继母，章军妥协了，因为章军为了父亲，从来不敢得罪继母。

众目睽睽之下，章军从水桶里拎出那一网兜螃蟹，螃蟹在袋

里咕咕地叫着，吐了一层的泡沫，关义心痛地接过螃蟹，将他递给胡老四。看到这么多的螃蟹，胡老四脸上浮出得意的笑容，随即他又恶狠狠地问，就这些？章军腾地站起来，握紧拳头说道：就这些，你不要得理不饶人，闹大了，谁也没有好处。胡老四笑笑：算你们识抬举！

治安队走后，我们三个傻坐在屋里，谁也不说话。关义说，老子恨不得劈了他们！章军也一脸黯然。我劝他俩：别想不开了，可能我们都还没有发财的命。快天亮了，休息吧！

第二天下午，我和关义去找章军，章军人不在，门是虚掩的，我们推开门进去小坐了一会儿，等我们回去时，关义突然大叫道：“老大，你看！”顺着他的方向，我发现一直跟着后面的大黄嘴里居然叼着一只螃蟹。不用说，这只螃蟹是从章军的屋里叼出来的，章军屋里怎会有螃蟹？关义脸气得通红：老大，我们被章军玩了，他私藏了螃蟹。我愣了一下：这螃蟹会不会是从昨晚的袋子里爬出来的？关义说：不会的，昨晚将网兜给胡老四的时候，我就觉得轻了许多，考虑到螃蟹出了水一段时间，所以没多想，但我可以肯定那网兜口是扎紧的，袋子也根本没有破损。以螃蟹的习性，捆紧了，根本就不会往外爬。听他这样一说，我也起了疑心。我俩回到了章军的小屋，在床下，我们又发现了一只缩在墙脚的大螃蟹。

为了不误会章军，我们来到了路边的小车站，一打听，有人说，一早，看到章军提着个布袋去县城了。可以肯定，章军在将螃蟹交出之前，私留了一部分。

真是知人知面难知心！这么好的哥们，竟为了几只螃蟹干出这种对不起哥们的事。我和关义商量好，先让他将吞进去的钱吐出来，然后痛扁他一顿，再断交。

晚上，我在村里的小酒馆定了间房，章军到的时候，菜已经

摆好，我叫了瓶白酒，给每个人斟了一杯。章军笑着说：老大请客，有什么喜事？我阴了一句：我哪有什么喜事，不是昨晚才倒了霉，莫非你有喜事？关义跟着问：你今天去了哪？章军说：心情不好，去外面转了转。见气氛有些尴尬，章军说：昨晚真倒霉，让治安队给整了。关义说：那不叫倒霉，被自己兄弟整了那才叫倒霉！章军迷惑不解：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关义说：没什么意思，随便说说。

吃了半截，我喊店老板：我们给你加工的那两只螃蟹做好没有？店老板说：就好了，配点调味料就行了。一会儿，店老板将剁成八块、摆得整整齐齐的两只螃蟹送了上来，章军问：这螃蟹从哪来的？我说：也不知大黄从哪里叼出来的，想把它卖了，又不知卖什么价？对了，你知道现在的螃蟹是个什么价？章军有些慌神，忙低下头说：不清楚！这时关义借着几杯酒，开始发作起来：螃蟹的眼睛给我吃，我瞎了眼要补眼。说完，他用手抠出螃蟹的眼睛，放进嘴里，咬得吱吱作响。

章军好像意识到了什么，桌上的螃蟹，他一块也没有动。我望着他，心里百感交集，这么多年的朋友，居然抵挡不住钱财的诱惑。但让我跳起来，去将他狠揍一顿，我一时还下不了狠心。桌子底下，关义已经第三次踢我了。我只好借口上厕所，我希望章军跟过来，给我一个解释。果然，章军跟了过来，但他和我对视了一眼，欲言又止。我失望了。

等我再回到桌边，关义已经将一根铁棍放在他右手边的茶几上，我知道，只要我一声令下，关义肯定会发起威来，给章军一顿好打。望着章军脸上的肌肉在不断地抽搐，我知道他也不好受。

又闷头吃了一会儿，章军借口先走了。关义直抱怨我为什么不动手，说实在便宜了这种小人。我说：算了，通过这件事，认识一个人，也是好事，我相信他也不会那么坦然。

我对关义说：这件事别说出去了，丢人！再以后，我们见到章军便形同陌路了。

开学的时候，班里不见了章军，听人说，他转到一个很偏的中学去了。当年，他考上了大学，从此，我们消息中断。

转眼十多年过去了。去年，我到了广州，在一家公司做咨询。听一个老乡说，章军也在广州，而且混得不错，有一间自己的公司，已经是千万富翁了。

我没有去找他，儿时的阴影还在。可有一天，我突然接到了他的电话，也不知他从哪里知道了我的联系方式，他约我去一家酒店吃饭，我也抑制不住好奇，想看下他现在是什么样子，就去了。

章军果然是一副大老板的派头，点了一桌子菜，大家分别聊着别后的情况，但我们都回避着那件事。本来吃得很饱，哪知道，服务员最后又送上了两只蒸得通黄的螃蟹。章军说：这是阳澄湖的大闸蟹，黄最多，味道极美，但我以为比不上我们龙湖的蟹。话锋一转，他又说：老大，还记得十八年前的那件事吗？不错，治安队来的时候，我是私藏了几斤螃蟹，因为我继母已经说不让我读书了，如果要读，自己去挣那五百元学费，我没有办法，只好冒险偷了十来只，但我知道，这件事做得不地道，本来我们应该平分的，但为了读书，我不能少这笔钱。其实那天晚上，我很希望你们将我痛打一顿，这样我心里会好受些。如果你们硬逼着我将钱拿出来，我只有弃学，出外打工。好在你和关义虽然很恼火，还是顾及我的面子，没有将这事说出来，否则哪有我的今天……说到最后，章军端起酒杯，眼角噙着泪说：“老大，我敬你一杯，感谢你当初对我的宽恕。”我无言，举起杯一饮而尽。

从那以后，在咨询公司的公开课上，我经常会给学员们说一句话：做人，一定要学会宽恕……

爱情墙脚挖不得

我读高三的时候，正好十八岁。那时，高考还分文理科，我读的是文科。文科的录取率非常低，所以念文科的人比理科少了很多。学校里有四个理科复读班，但文科复读班人太少，开不了班。于是，高三一开始，我们这个学校唯一的文科班便插进来二十多个复读生。

在插班的复读生中，有两个人特别突出。一个是以前在省城就读的罗妍，穿着打扮很是时髦：今天一身白，明天一身红，尖头的高跟皮鞋上还打着响钉。一看就是爱出风头的女生。另一个更有传奇色彩，居然是我们班主任王老师的昔日同学何志强。这位高中毕业后，先当了两年民办教师，后来又想复读考大学，复读了三年没考取。今年听说王老师在我们学校当文科班的班主任，便转来这里复读。何志强个高，沧桑的一张黑脸，下巴上好像蓄须明志似的留着几根不齐整的胡须，平日很少见他开笑脸。听说是班主任以前的同学，大家私下便嘲笑他：真丢得起这个人，给同学当学生，不如跳长江算了。

罗妍来了没个把月，班里便有几个大胆男生试着向她写情书了，但私下里大家互通信息。罗妍对谁的信都不回，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。到后来，有几个倒霉蛋递出的信，连信封口都没拆，

便被罗妍给退了回来。几个男生苦恼得不行，但又无计可施。我笑他们，人家是来考大学的，又不是来找对象。经过这件事，本来对罗妍没好印象的我，居然对她有了一丝好感。原来她内心并不像外表那样开放。

这一天，有个惊人的消息在同学间传开：罗妍和何志强谈恋爱了。大家都晕了，怎么会呢？但各种消息汇聚到一起，大家不得不相信事实了。周六有人看见何志强帮罗妍拿着行李，送罗妍回家；有人看到罗妍在晚自习下课的时候，悄悄走到何身边递给他一张纸条；更有人说，看到罗妍在何志强租的房子里和他一起煮饭吃。这个事实让全班男生炸了锅。奇耻大辱啊，没想到大家都没追求到的城市女孩居然被一个“老革命”（大家对复读年数长的学生的通称）给追到手了。

晚上，大家躺在宿舍的床上，还在七嘴八舌议论这件事。三十多个头凑在一起，有人说走黑道，找人修理何；有人说走白道，把这事报告给王老师。班长胡小龙说：都不好，找人修理他，万一将事情弄大了不好；告诉王老师，他俩是同学，更何况学校谈恋爱也不是啥新鲜事，他能说什么？

胡小龙捏着下巴想了一会儿，他说：现在如果能找个人去追求罗妍，去挖何志强的墙脚，那才过瘾。大家说：班长，你等于没说。没看到在这之前，那么多兄弟“牺牲”了吗？胡小龙眼睛一个个扫过每个人的脸，突然叫我：刘浪，你去挖墙脚，一定行！

胡小龙说，从平时的观察中，罗妍对我颇有好感。比如说只要我和同学们吹牛，罗妍总会侧着头听，并不时发出会心的微笑。前不久，我参加了市里的一个诗歌比赛，获得了诗歌类二等奖，班长的女朋友找我将那首诗要过去，说要拜读一下，后来才知道是罗妍委托她要来的。况且我的学习成绩一直位于班上前几

名，长得虽黑但很阳刚，平日人缘极好，黑白通吃。我要去追罗妍，和何志强有得一拼。

几句话说得我晕晕乎乎。望着大家期待的眼神，再加上平日对何志强也颇多不满，于是我决定按照班长所说去做，一则为大家雪耻，二则试一试自己的斤两。

第一步当然是炮制情书，作文一直是我的强项，写情书自然不在话下。

趁晚自习课间，我鼓起勇气，悄悄走到罗妍身边，将情书递给了她。正埋头做习题的罗妍诧异地看了我一眼，并未急于将信收起来，而是用手反反复复地捏着。我惊出一身冷汗，她会不会像对待其他同学那样将信原封不动地还给我？我像兔子一样惊慌地跑开了。

果然不出班长所料，我成功了。第二天，罗妍就回信了，信中表达了她对我的好感和崇拜，除了接受了我要求做朋友的请求，还畅想了我们相互鼓励、双双考取大学的前景。

接下来，我们像恋爱中所有的少男少女一样，上课时递着小纸条，放学后去公园约会，周末一起悄悄溜去看电影。终于有一天，我们品尝了初吻。

这时候，我感觉罗妍已是我的人了。我开始问她和何志强的事。每当我问到这个话题，她总是神秘地笑：你问这么多干吗？当我要追究到底时，她也倔强起来：谈过又怎么样？当时我又没和你谈，你有什么权力管我？

我对罗妍起了疑心，决定跟踪她弄个水落石出。终于有一天下自习的时候，我将从何志强屋里出来的罗妍堵了个正着。罗妍大怒：你跟踪我！我更大怒，一把将她按在墙上，对着她身后的墙壁就是一拳，不顾流血的手，一字一顿地说，以前的我不管，现在你和我在一起，就不准和他来往！罗妍也吓呆了，停了一会儿，

她说：她以前给过何志强两张照片，现在和我在一起了，觉得有照片在何那里对我不公平，所以今天是来要照片的。我问她照片呢，罗妍又恢复了往日神神秘秘的表情：他还没有给我呢，说过几天带给我。我说：如果你要不到，我来要！罗妍一下子堵住我的嘴：你不要瞎掺和，否则我永远都不理你！

何志强彻底蔫了，开始三天两头地缺课。由于他是老复读生，是班主任王老师的同学，大家也都不管他，而我在班里则风头大盛，胡小龙以及那些以前追求过罗妍的人都对我刮目相看了，因为我果然不负众望挖了何志强的墙脚。

终于等到了和何志强正面交锋的时候。这天晚自习，罗妍很不高兴地来到教室，见到我，也没有像以往那样脉脉含情，我想过去和她说几句话，她却哀怨地瞥了我一眼，没有搭理我。我心想，罗妍肯定出了什么事了。

这时，何志强怒冲冲走进来，径自走向罗妍，敲了敲她的课桌：罗妍，你出来一下。罗妍没做声，也没有动。正往外走的何志强看见罗妍没有动静，回头恼怒地对罗妍说：你听到没有，我叫你出来一下。全班的同学都惊呆了，刷地一下将眼睛转向我。

一个念头在我脑海里打转：怪不得罗妍来学校不高兴，原来是何志强在纠缠她。我热血沸腾，腾地站起来，将桌子重重一拍：何志强，你想干什么，有什么事冲我来！我上前几步，将比我高半个头的何志强推了一个趔趄，他差点摔倒。

班里轰的一声全乱了，几个和我不错的同学冲上前来，围住何志强，胆小的女同学纷纷往后躲。我脚一勾，把一条长凳抓到了手里。我威风凛凛地面对着何志强，心想，欺负我女朋友，找死！

何志强愣了一下，也冲我吼起来：刘浪，你他妈有神经病啊！我找罗妍，关你屁事！几个要好的同学已经站在何的身后，并使



眼色让我动手。罗妍一把抱住我：你干吗，你发的哪门子神经？

这时候，王老师听到报告，及时地冲了进来……

由于没有酿成后果，也为了不影响我们高考，王老师和政教处的领导分别找我们谈了话，这件事被冷处理了。唯一的影响是何志强退学了，又回去当他的民办教师了。

大家欢呼雀跃，我却高兴不起来。罗妍托人转给我一封信，信里说：真爱我，考上大学给我看，我讨厌动粗的人。可我对能不能考上大学，一点儿底气也没有。

那一年高考，胡小龙考上了，我以十分之差落榜。父亲准备让我再复读一年，听说了我“拍案而起”的故事后，他一气之下不让我复读了。父亲说：这样还能复读？说不定哪天我做了爷爷，我还蒙在鼓里呢！

罗妍也没有考取，第二年，她又转到另外一所学校复读，后来也不知从哪里知道了我追求她是为了挖何志强墙脚，便来了封含怨带怒的绝交信。再后来，听说她考上了大学，交了新的男朋友。

两年后，班主任王老师遇见了我，告诉了我一个哭笑不得的秘密：何志强是罗妍的亲舅舅，只是他们两个都怕同学们知道了难为情，约好了不让大家知道他们的关系。那天晚上，是因为罗妍的母亲来学校了，她母亲听说了罗妍在学校谈恋爱的事，特地赶来批评她，而任性的罗妍一气之下和母亲吵了起来。母亲在宿舍气得哭，做舅舅的火了，便去教室找她，谁知，被我一搅乱了套。何志强听说大家以为他和罗妍谈恋爱时羞愧难当，本来有可能考上的他还是受不了外面的风言风语，退学了。

那场似是而非的初恋，彻底改变了我的命运。以后的日子里，我常为自己的冲动、无知和荒唐而后悔。

唉，十八岁，真是不懂爱情。